



1 圣玛丽天使教堂位于芝加哥西北区柳条公园街区的波兰人社区内,在肯尼迪高速公路旁边。这座建于1920年、带有波兰建筑风格的教堂是芝加哥最大的天主教堂,可容纳近两千人。

周日下午,阴沉的天空飘起淅沥的小雨。伊登·威尔逊看着越来越多的教徒走进这座宏伟的教堂,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不安甚至是惧怕。“我是在为上帝做事,有什么好害怕的……”他默默念叨,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捂紧了黑色大衣。

瑟吉厄斯神父是圣玛丽天使教堂的负责人,他缓步走出教堂正门,匆匆进入教堂的人们纷纷给他让出一条道。平时神父总是面带笑容,被许多天主教徒称为“乐天派神父”,但今天他脸上并没有笑容。

“神父,谢谢您。”伊登看到瑟吉厄斯神父走过来,立刻微微鞠躬致意。“不必行礼,我跟普通的教徒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个在教会需要帮助时尽我所能的教徒。”神父面带一丝微笑地回复。

“感谢您支持我做这个实验,您是唯一支持我在教堂内做科学实验的神父。”

“梵蒂冈都有科学院了,我这个神父要是还不跟进这个时代,就落伍了。更何况,你做的实验绝不仅仅是为了科学,也是为了天主教。”

内容简介：

美国费米实验室的物理学家伊登·威尔逊幼时目睹父亲被杀害,他保守着父亲为之丧命的秘密直至成年,并企图用它来救赎迷失的人类,然而这个救赎计划却可能制造空前的灾难。某神秘组织为此窃取了高科技武器“上帝之杖”的控制权,要以毁灭两座城市的数百万人口为代价,确保这场灾难不致危害到全人类。

摩萨德外勤特工兼高级分析师彼得有着渊博的人文知识,他与美丽聪慧的世卫组织病毒学家兼生物学家黛娜受命揭开伊登的秘密,两人穿行于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寻找伊登留下的琐碎线索。他们只有24小时的时间解除危机。

彼得和黛娜手握密匙——一幅画作,进入历史、艺术以及人性欲望交织而成的谜题中……

伊登笑了笑:“我昨晚一直都在祷告,希望上帝能够原谅我在他的圣所里安装各种仪器。”

“大概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开始敬拜,你们的仪器大概还要多久才能到?”神父看了看自己的怀表。

“已经到了。”伊登指了指不远处三辆灰色奔驰面包车,面包车上走下几名身着西服的科研人员,从车里搬下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科学仪器,放在教堂的通道边。“这是用来测试脑电波的?”神父看着被工作人员们抬出来的仪器,疑惑地问道。

“脑电波的波动仅仅是我们需要的数据中的一种,我们的意念科学需要测量很多数据。”“你们的测试可以证明祷告的力量?”神父虽然对祷告的力量深信不疑,但要说明用科学仪器测量出来,他还是有些不太相信。

“科学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意念科学很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现在你们的实验项目有科学依据吗?”神父问道。

“当然有,根据意念科学的测试,意识的聚合对物质的改变的确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早在几年前,一项名为‘全球意念科学计划’的项目已经秘密启动。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这项计划吸引了不少于一百名杰出科学家参与,其中至少有五

名获过诺贝尔奖,他们都在为这个项目而努力。而今天将会是该计划的第一次大规模测试,我们带了包括‘黑盒子’在内的大量科学仪器,准备对超过一千人的群体进行测试。如果成功,意念科学领域将会有质的飞跃。我相信,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会让整个都明白‘祷告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伊登笑了笑,语气平和,像是在叙述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神父用力握住伊登的手,激动地说:“上帝保佑你们的测试顺利,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你们的项目成果。”伊登坚定地点了点头:“神父,您一定会看到的。”瑟吉厄斯神父看着往返于教堂和面包车之间、足不停步的工作人员,露出了他常见的笑容。

2 数月以后,洛杉矶郊区,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AC-130J攻击机机长凯文和他的搭档比尔漫步在郊区某条僻静的街道上,无意中发现竟有人跟踪他们。他俩奔跑着想甩掉尾巴,但没跑多远,凯文就被子弹击倒。

“我是A2,目标已经捕获,请求下一步行动。”刚刚还冷冷清清的街道上一下子拥出了许多人。这些人在凯文面前晃动,但没有人去扶他或是擒住他。“我们是中央情报局安全部行动小组,不要做任何动作。”凯文听到有人说话,他将视线从市区的公路上移到刚刚说话的那个人身上,那个西装革履的人与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包围了他。为首的士兵目光淡然,冷冷地吐出两个字:“带走。”凯文随即被粗暴地拖起来,戴上了手铐,推进一辆雪佛兰Suburban里,一名士兵坐在他旁边,关上了车门,车随即启动。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安全部跟空军有什么过节?如果有,也应该是宪兵带我回基地吧?”凯文强忍着腿上传来的疼痛,咬着牙说道。一旁的士兵充耳不闻,只是漫不经心地摆弄着手中一个类似针管的東西。“你就不能说句话吗?”凯文期待着得到回复,但车内一片沉默。凯文想再说话,却被士兵猛地击打了后背,差点咬到舌头。就在这时,冰冷的针管刺入凯文的脖子中,他感觉整个世界天旋地转,随即晕了过去。

CIA安全部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机构,甚至比CIA本身还要神秘,被政府高层称为“神秘安全

迷失的救赎(文摘)

□吴限阳光

机构中的神秘组织”。CIA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执法权,但随时随地都有“暗杀权”,这个“随时随地”并不包括美国本土。奇怪的是,CIA本身是对外的,但内部的安全部却是对内的。此刻抓获凯文和比尔的两个行动小组正是CIA安全部的骨干。但即使是他们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

23:27,CIA驻洛杉矶秘密据点。
CIA局长静静地看着窗外洛杉矶市区的一片繁华景象:“情况怎么样?”

“一切顺利,局长。面部识别和面具制作同时进行,指纹正在提取中。”

“一切完成之后,把飞行员带到CIA秘密关押据点,不要有任何闪失。”局长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了一眼助手,喝了一口香槟,默念道:“愿上帝保佑我们,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卫星的事情已经咨询过了。对于我们有没有权限进行控制与监视,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做出了裁决,一旦它在其他国家空域,我们将拥有全部控制权,但他们有监视权。预计系统明天早上进行交接,我们已经派了两个特勤组前往NASA总部进行交接任务。”

“增派两个行动小组进行支援,这件事对于CIA未来的武装发展太重要了,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

“收到。您要看一下AC-130J武器装备和配置吗?”

“把全部资料发给我。”很快,整个办公室安静了下来。

局长并不想从沙发上站起来,他又想到了一周以前的机密谈话。当时DSS(美国外交安全局)带着特勤组专程拜访CIA局长。

“我们这边有安全事件需要你们介入,而且并不想让白宫知道这件事。”DSS局长开门见山,这让CIA局长有些意外。两个安全机构看似都负责对外安全问题,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交流少得出奇,这也直接导致了此次见面时双方的感觉都是奇异而陌生的。

“罗马教皇两天前秘密来到DSS总部跟我见面,带了不少瑞士侍卫队的人。他认为华盛顿和耶路撒冷目前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有巨大的安全隐患被摩萨德、DSS和CIA忽略,事态紧

急。”平时看上去沉着冷静的DSS局长脸上有掩盖不住的惊慌。

“乔舒亚,这可不是你应该有的表情。”CIA局长也严肃起来,“教皇为何要找你?他在美国政府这边可是很受欢迎的,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络白宫。”

“白宫如果知道只会引起恐慌,无济于事。我在会见教皇的时候提到了你与CIA,我个人认为CIA是能够处理这件事情的唯一机构。”DSS局长乔舒亚面色惨白,曾经冷静犀利的眼神已经被失眠几天的困倦所替代,“除此之外,他们还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CIA局长不再继续回忆这次会面的情景。此次危机可能波及的范围之大、危害之深令人难以想象,他所领导的 strongest 最秘密的 VDFP (Virus Defence And Files Protection, 病毒防护及文件保护)小组已经做好这次紧急事件的应对方案,将成为此次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线。尽管局长仍难以确信他能否率领 VDFP 小组平息事端,但无论如何,时间已容不得他思考,他需要马上做出决策。

CIA局长拿起电话,手心上很少见地冒出了滴滴汗珠。他明白自己没有退路,艰难地按下了星号键:“接CIA安全部B-3保密线路。”几秒钟后,电子合成音出现在听筒中:“请报出相应编号。”

“文件代码A-316,防御计划A-316,文件及位置被发现,已经启动终极计划。”

“后备计划不会立刻执行,缓冲时间为24个小时。信息表明你将有24小时决定终极计划是否可以执行。请确认文件及防御计划的销毁与执行24小时缓冲时间的措施。时间将从明天00:00开始,截至后天00:00,请在五秒内确认。”

“已确认。”电话被挂断,局长望着落地窗外灯火通明的市区,他知道,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将会震动整个世界,而与此同时,CIA安全部的应对方案也将震惊整个世界。

(摘自《迷失的救赎》,吴限阳光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中国男子从雪地走来

□鲁 娃

雪地里,那团模糊的身影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些眉目了。虽然陌生,在我却恍若曾经的两任丈夫。我对自己的恍惚了如指掌,因为那是一张亚裔的脸,至少大半像我的男人。

2008年早春出奇的冷,坐在卢森堡公园的长椅上,我浑身裹得密不透风,只留出眯缝的眼睛,得以窥视雪原里了无人迹的空旷。3月中旬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是罕见的,把巴黎的喧嚣一股脑儿压扁了。当附近圣彼得利斯大教堂的钟声敲过10点,周遭依然沉寂。

男人越走越近,身上的装束也分辨出细节来。他没戴帽子,头发支棱,密匝匝的黑,在一夜新雪彻底的白里显得怪异。他看上去有些年纪了,除了浓发不似相当年龄段的法国人那般稀疏,步履、姿态以及动作的频率无不丢失着青春年少。如果这类岁月磨砺的沧桑依旧不失魅力,便可借用时下女孩子们的调侃:总算,好歹,我留了大叔的性感!他个子不高,肩膀偏宽,羽绒服也是绝不肯臃肿肥大休闲了穿的,敞开的竖领里若隐若现一抹酒红——蓄意的精致,抑或假装的斯文。白晃晃的雪光把五官的轮廓照没了,只余下两道眉峰中间那颗黑痣在光晕里闪烁。他身后,是皑皑雪地上逡巡的一串脚印,远看,像颇长的狼尾巴。

我一惊,再次警惕起来。狼是侵略性的,我心虽不老,却也脆弱了,我把该守住自己的领地,防范外来者入侵。年轻时在北京大学,中国同学都把居心叵测的入侵者称为大灰狼,我这是东施效颦。

虽然听说,他的入侵多半是冲着家里那套黄花梨木明代家具而来。那又怎样?黄花梨木器是我亡夫查理的母亲吐尔扈特公主留下来的宝贝。查理死后八年,我所有的念想就剩这些桌椅板凳了,查理的气息浸润沉郁在不动声色里。黄花梨的幽香清久远淡,像极了我们缠绵悠长的情感,只要它们在,查理就不会走远。我不想也不会把查理推出门去。

其实,迟到的约会已经被我拖了大半年,从这个名叫林一舟的男人要短租我那套位于巴黎左岸的公寓楼,委托经纪人给我打来第一个电话开始。前天下午他大约又从中国回来了,拨来电话说,“吐尔扈特太太,我想请您吃饭!”他不直呼我的名字夏洛蒂而尊称吐尔扈特太太,他至少懂得法国人的礼仪。但他的语气不容置疑,多半像绑架,没有回旋余地。我猜想他是等得不耐烦了。七八个月来,这样的邀请多达N次,他礼貌过,优雅过,都被我谢绝,终于将他惹恼,这

才单刀直入下了通牒。我无可推诿,只得应允。不过我回应的约会不在餐馆而在公园。中餐虽是我爱,跟不跟这个陌生人共进午餐还要凭看见他后的感觉。毕竟活了大把年纪,不是几客甜点几块巧克力便能糊弄的。老女人的暧昧总有她的道理。

“早上好,吐尔扈特太太!”他的法语带点外省人口音,诸如马赛等南部城市。“我,林一舟。”一杯咖啡递过来。杯是纸杯,杯上印着公园对门那家咖啡馆的标志。杯口封了塑胶膜,又捂在戴黑皮手套的手里,还是凉了,最后一丝温热苟延残喘。

我这才意识到把约会改在卢森堡公园两排栗子树下的长椅上是多么不合时宜。不过前天通电话时巴黎并未见下雪的征兆,怨谁呢?我把咖啡送到嘴边,啜一口,就着下咽的余香向他道歉:“对不起,年轻人!”

他一愣,可能年轻人的称呼对他也已然久违。我打趣:“您难道不愿意比我年轻?”他懂了。他果然是个聪明人。不过脸上的错愕与惊喜并未消退,错愕的是一个法国人怎么能把汉语说得一点都不比他差。惊喜的是不用再与我绕口舌,母语表达总给人占上风的自信。我用眼神挡住他的好奇,流利汉语属于夏洛蒂的秘密,与别人无涉。

偏他不愿意把自己当别人。在我长椅的一角坐下后他说:“吐尔扈特太太,我早来了,一直在等您。我担心这场大雪搅了我们的约会。”

我说:“可不是,刚才出门穿上大衣了我还在动失约的念头,这种鬼天气,谁愿意到公园里挨冻?”说着,我突然想起刚才数到这张靠右第四张约会的长椅时,上面是干爽清洁的,昨夜的积雪已被人提前清除。他很周到。我有了点好感。然而丁点好感不足以抵消警惕。我喝了口已经冰凉的咖啡,等他的下文。

他不回避,直截了当。
“吐尔扈特太太,能把您的黄花梨木器让几件给我吗?比如翘头书桌、官帽椅、炕桌,价位您说了算。”

“很遗憾,我不缺钱。”我笑笑,眼里的意思是,您知道黄花梨在我心里的价值吗?

他说:“我没想瞒您,如此到代、开门的黄花梨木只有明清官宦大家才可能拥有,是极品,昂贵是必须的。但对真正的收藏者来说,拥有则是无价的。”我的汉语不足以让我理解“到代”“开门”的词意,想来是收藏圈的行话。他几乎是在恳

求了:“只要您肯出让,我保证不还价。”志在必夺,一副大享姿态。

但他错了,我指的并不是钱。端详他的脸,眼睛里兴奋焦灼的火苗闪闪烁烁。他或许不明白,金钱有时恰恰什么都不是。虽然他蹙起的双眉簇拥着眉心那颗黑痣,给人的感觉不像是没有承载过人生负荷的轻松之徒。

我张了张嘴,又把刺耳的话咽下去,只吐了个“Non”字。

他沉默了,抬脸看向地平线。阳光飘在远处,被雪打败了似的,稀薄微弱。氤氲也是无中生有的虚幻。我相信除了雪遮蔽着雪,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我没理由打破僵局,就把蜷缩的身体搁在长椅另一端,与他咫尺相隔。男人身上司空见惯的气息强劲地传来,有种隐秘的不言而喻的蛊惑。我已经很久没有跟男人这样坐在一起了,感觉有些迟钝,却又记忆犹新。

一只肥大的乌鸦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在连排成片的栗子树上盘旋,惊飞压弯枝杈的满树积雪,粉尘般抖落下来。他倏然起立,把我一把从椅上拽起,我踉跄一步,抽回了手臂,心想无礼了吧。他却不由分说拉我朝公园门口走去。那乌鸦“嘎”一声俯冲下来,翅膀几乎拍到我的脸。他如临大敌,扬起手臂恶狠狠地把它轰走了。见状我依稀记起,乌鸦是中国人的不祥之鸟,难怪一个大男人也要躲厄运似的躲开它。

再坐下,已是暖融融的法式雅座了。餐厅有个好名字叫“璀璨”,设在巴黎最高的摩天大楼蒙巴纳斯顶层。到这里吃饭用查理的话说有“高瞻远瞩”的气派,能俯瞰巴黎全景。其实以前跟查理来时我就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喜欢吃中餐,更喜欢中餐馆古朴幽雅 的东方情致,只可惜现在能找到留有清趣的所在大多改了日本餐。而此刻,我想我是被这个男人挟持来的。说是提议,实是陷阱也不过为。他的中国式强悍在卢森堡公园已淋漓尽致地挥洒,哪怕我已公然拒绝他对黄花梨的觊觎。

这个叫林一舟的男人显然是“璀璨”的常客,跑堂的侍者几乎个个认识他。他也熟悉菜单上每一道经典,如数家珍。

这又能证明什么?

他用刀叉又完美地切割三成熟的焗汁牛排,手心托着杯底,把股红的波尔多灼热,轻晃,闻一闻,再送到唇边,一看就是学会了品酒的人。喝着,他竟突兀地说:“吐尔扈特太太,有兴趣听听我的来历吗?”



内容简介：

一对半脂玉龙凤枕,私藏了蒙古王族惊心动魄的百年流亡史。两幅极品古画,见证北京“文革”与巴黎学潮的非理性狂飙。数十年情爱纠缠。几段难以启齿的身世之谜。三代人异乡摆荡,怀揣祖先的光荣、梦想与抱憾,在历史尘世中沉浮。

查理,草原部族的后裔,蒙古吐尔扈特族的末代王爷,终其一生也未抵达心灵的岸。但他依然相信,先祖巴木巴尔就是一只羽化的鹰,衔玉而来是他神祇的天职。

温州籍收藏家林一舟走进巴黎圣日耳曼的那间公寓,赫然发现眼前竟是一座中国古玩陈列馆,里面是琳琅满目明代黄花梨木器、南北朝古画等绝品。更让他触目惊心的,是那只可与龙枕合璧的半脂玉凤枕。二十年前的孽缘被重新勾起……一念之差犯下的错,只能行漫漫长路来艰难救赎。

我的未置可否被他想当然曲解。这怨不得他,中国人打探别人的秘密向来有兴趣。
居然,林一舟也是温州人,与我第一任丈夫吕伽来自中国南方的同一座城市。不同的是林一舟生于斯长于斯,吕伽则生在了巴黎,嫁接了高卢人血脉。这个信息差点让我尖叫,世界太小了!转念一想也寻常。不论西方灵异东方宿命其实都潜藏了不可知的规律,只不过现代人为俗世所困,迷惑了穿透真相的眼睛而已。巴黎有那么多温州人,超过法国几十个城镇常住人口 的总和,同一出处的两个人在我这里交会,宛若街面上两辆车相撞,概率自然不小。我从未去过那个城市,听多了,熟捻了,便有了模糊的影像,仿佛前生前世在那里生活过。温州依傍瓯江,有个美丽的名字叫鹿城,源于白鹿衔花的传说。很久以前是古老而闭塞的内陆港口,城郭里只有数得出的几条小街,几条小河,雨季里湿漉漉,富庶而温润。居民世世代代在那里住,相互之间就有了类似血缘派生的相仿。比如林一舟的长辈和吕伽的长辈,说不定就在哪条街哪个院里碰过头,接过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邂逅交往呢。延伸开去,后人发生某种纠葛并不奇怪。

当然,此刻的林一舟不知道吕伽,不知道吕伽在我这个法国女人生活里扮演了那么重要的角色。或许他只是期待我因好奇于他的身世而慷慨出售让他寝食不安的黄花梨木器而已。

他继续说:“我,单身,曾有婚姻,后离异。我以前在巴黎三区做皮件生意,做得不小。”

“我的业余喜好则是打猎。野猪、狐

内容简介：

一对半脂玉龙凤枕,私藏了蒙古王族惊心动魄的百年流亡史。两幅极品古画,见证北京“文革”与巴黎学潮的非理性狂飙。数十年情爱纠缠。几段难以启齿的身世之谜。三代人异乡摆荡,怀揣祖先的光荣、梦想与抱憾,在历史尘世中沉浮。

查理,草原部族的后裔,蒙古吐尔扈特族的末代王爷,终其一生也未抵达心灵的岸。但他依然相信,先祖巴木巴尔就是一只羽化的鹰,衔玉而来是他神祇的天职。

温州籍收藏家林一舟走进巴黎圣日耳曼的那间公寓,赫然发现眼前竟是一座中国古玩陈列馆,里面是琳琅满目明代黄花梨木器、南北朝古画等绝品。更让他触目惊心的,是那只可与龙枕合璧的半脂玉凤枕。二十年前的孽缘被重新勾起……一念之差犯下的错,只能行漫漫长路来艰难救赎。

狸、可爱的鹿、可怜的野兔还有斑鸠,见什么打什么,战利品挂满墙壁,家弄成森林,自觉是男人气概。我也在巴黎买过房,在法兰西岛住过自己的别墅,后来都卖了,因为迷上了古玩,这几年更是越做越大。所以,回巴黎没了窝,这才租住您的公寓。”又接着自嘲:“像我这种活着流浪死了还是流浪的男人不太讨常人喜欢是吧?”

不讳言,我也排斥。但我排斥的不是流浪。坐在他对面的法国女人既非警察、移民官,也非某集团职位招聘主考,他用得着检查自己的履历吗?为礼貌起见,我掩唇嘴角蠕动的讥诮。他似有察觉,停下刀叉,掷出一句欲擒故纵的话来。
“就在昨天,我从伦敦苏富比竟拍了一件元青花瓷罐,一千多万。”

“英镑?”

“Non,人民币。”众多零去掉一个,仍然称得上天价。他有理由意气风发的。

不过,“值吗?”为他的钱包。

“不值也要收。虽然,我收藏的主攻方向是画而不是瓷器。”语气明显加重,“元青花是被西方列强掠夺的中国宝贝,理应回到中国人手里。”他面容闪亮,横在前额竖在两颊的皱纹被光亮填满。但愿不是波尔多酒精催发的豪迈。
“国家强大,民众跟着强大,再向洋鬼子示弱就是愧对祖宗。”突然意识到我也是洋鬼子,便有点尴尬,“对不起,无意冒犯您的。”我说我不介意。只是多少有点疑惑,一件古董,真能承载广义的民族尊严吗?或许这正是法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恰如法国人喜欢哭穷,中国人热衷炫富。

林一舟则分明不是炫富的姿态。他欲言又止,两颊刀刮了似的陷下去,喉结

悠远的记忆在暮色黄昏中一点点苏醒。曾在北京大学留学、汉语娴熟的夏洛蒂以她法国人的姿态走出来,一生的美好和伤痛尽在华裔纠葛中。她的初恋给了情人查理,第一任丈夫却是巴黎经营中餐馆的夏家小开。中法混血的吕伽,直至病老都在质疑自己沾满铜臭的出生之谜。隐秘就藏在那只丝绒小袋里,袋里有四根金条,是他得以来到人世间的交易品。为此他自虐,并嫁祸于周遭的所有人,包括并不爱他,却试图以母爱拯救他的妻子。而第二任丈夫,则是兜兜转转二十年,再次拥她入怀的前情人查理。真爱如泣如诉,结局却是她陪护他走向安乐死。她的爱没有回眸,只把一个覆灭王族的秘密与遗愿留下来。

林一舟为什么要苦苦寻找这对龙凤玉枕的下落?谁又会成为国宝失而复得的最后收藏者?法国女人夏洛蒂的彼岸究竟在哪里?她抵达了吗?

突出来。“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父亲,多年前就死于家传的古器古物。”他斟酌着,吃不准要不要跟一个外国人讨论置他父亲于非命的那场革命,最终选择沉默。

我却是知道那场革命的。初始我正 在北京,亲历过惨烈的一幕,阴影至今横卧心头。我相信林一舟不是恣意夸张。因而也隐隐猜到,这个男人为何成了收藏家,为何斥巨资拍进苏富比那只青花瓷,又为何纠缠着要把我的黄花梨木器据为己有。

手机响了,听不懂林一舟叽里咕噜说些什么,猜到他说的是温州方言。尔后他推开杯盘站起来,向我欠欠腰:“很抱歉,吐尔扈特太太,有生意上的急事处理,不能陪您用甜点了。”

“叫我夏洛蒂。”我为自己的鲁莽吃惊。我与他,何时熟到互称名字的地步了?

白衣黑马甲的侍者正以一脸不变的职业笑容,递上甜品选单。

他接过来,“好,夏洛蒂,谢谢您把我当朋友。我必须走了。”又转递给我,“祝您好胃口!”紧绷的脸不知何时已松弛开来。

“我们会再见面的。”他似乎忘了黄花梨木器的事,但没忘记买单。

独自留下来,在“璀璨”慢慢品尝甜点。下意识中,我对这个名叫林一舟的男人有了探究的兴趣。不知是缘起于两任前夫赋予他的婚姻,还是作祟于与生俱来的中国情结。虽然吕伽、查理都是法中混血,与林一舟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却又迥然不同。总之,他像似是而非的谜,牵引着我,把排斥的藩篱一根根拔掉。

(摘自《彼岸》,鲁娃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